

微纪录片叙事对城市形象的拼图式建构

——以《光辉岁月》对厦门的形象建构为例

史冬冬 张琴娅*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城市是国家结构中的基本单位, 因此城市形象的建构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形象传播与软实力建设。本文以厦门城市形象建构为研究问题, 基于叙事学、符号学理论, 以厦门为改革开放 40 周年制作的系列微纪录片《光辉岁月》为研究对象, 首先探讨在微时代语境下, 微纪录片所体现的微叙事理论特征, 随后以微叙事范式为切入点, 通过文本细读和符号话语分析, 系统全面地解析《光辉岁月》如何对厦门进行一种碎片化拼图式的形象建构, 在此案例分析的基础上, 最后回归理论层面, 探讨微纪录片所包含的微叙事特征在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中的利弊, 以微时代的新媒体叙事范式丰富城市传播研究。

【关键词】城市形象; 微纪录片; 《光辉岁月》; 微叙事; 厦门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高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移动传播时代的媒介‘微叙事’研究”(项目编号: JSZM2020005)阶段性成果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家形象作为一国软实力的象征, 对国际变局中的国家战略发展和调整显得尤为重要。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单位, 城市的发展竞争力成为国家展现实力和形象、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战略选择, 这在我国近年来在多个特色城市举办多次主场外交和重大外事活动中频频体现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 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落实于城市竞争, 国家形象的建构也得力于城市形象的打造, 后者在城市传播研究中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内容。

厦门, 一座拥有独特沿海地理特征和闽南文化底蕴的城市, 历史上便作为五口通商

* 作者简介: 史冬冬(1980—), 男, 河南洛阳人,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导。张琴娅,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口岸之一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厦门发挥着和经历了多重城市功能与身份演变:从作为对台的海防前线到实现“一国两制”两岸统一的宣传窗口,进而成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进入21世纪,厦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城市,2017年鼓浪屿作为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同年9月举办了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自20世纪至今,厦门经历了多轮的形象转换与升级。

在城市形象传播中,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叙事,是城市形象建构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叙事方式与媒介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当代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使纪录片产生了新形态——微纪录片,它的微观化叙事更加契合移动传播的信息接收习惯,为推动城市形象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学术领域看,微纪录片作为城市形象传播的新载体,探讨其对城市形象的建构,对于城市传播乃至国家形象研究均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当前学界围绕微纪录片的城市形象研究还处在初步的案例分析阶段,缺少相关理论的支撑与创新,因此本文从微叙事的理论视角,研究厦门微纪录片如何和塑造了何种城市形象,以期对厦门未来的城市传播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且为国内其他城市形象的建构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微时代·微纪录片·微叙事

(一) 微纪录片:微时代的叙事话语

一种新媒介形态的产生,意味着一个新型传播时代的到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虚拟公共平台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2009年,中国版的twitter新浪微博上线,因内容篇幅短小、传播快捷而迅速普及。在微博、微电影之后,微信、微小说、微纪录片、微支付、微投资、微广告等相继出现,这一系列以去中心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为特征的微产品,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接收习惯,使当代社会进入了一个“微时代”,即“通过新型的移动式便携显示终端,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基础,运用数字通信技术,以音视频、文字、图像等多种方式进行实时的、互动性强且高效的传播活动的新传播时代”^①。

在微时代及其叙事方式的影响下,“微纪录片”应运而生。它是在新媒体主导的媒介环境下,为了适应当代人移动化、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方式而衍生出的纪录片新形态,也是微时代独特的叙事话语形态。这一概念最早由凤凰视频于2011年提出,是指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观众视听习惯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纪录片形式^②,随后学界对其进行了

① 李瑶:《SoMoLo模式下微纪录片的社交媒体营销研究》,《现代视听》2014年第7期。

② 凤凰网:《微纪录,开启网络定制时代——凤凰视频首创微纪录片概念》,《广告导报》2011年第12期。

特征描述与概念界定,它具有篇幅短小、题材单一、参与度高、叙事表达当下等特点^①,是适应新媒体传播,通过艺术手段对真实生活进行记录、再现历史事件,达到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的纪录片作品^②。基于学界的相关论述,本文认为微纪录片是在“微时代”的传播语境下,脱胎于传统纪录片,具有后现代主义碎片化与拼图化特性,并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个人移动终端传播的新的纪实性影像形态,它与传统纪录片的最大区别正在于其独特的微叙事特征。

(二) 微叙事:新媒体叙事范式

当某种媒介文化在传播生态中占据重要地位时,其传播偏好不仅会改变受众的接受习惯,还会创造新的叙事范式。在近几百年的现代性社会中,人类叙事以宏大叙事为主导,它通常反映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它多是对国家、时代、文化等的关注,在叙事取向上通常追求一种无所不包的宏大主题。21世纪进入以新媒体主导的微时代,碎片化传播加剧,微文化大行其道。不管是最初的微博,还是之后的微电影、微信、微小说、微纪录片等,它们都蕴含着上述诸叙事维度的“微”化,形成一种新型的微观叙事范式:在较短时间内它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和移动传播手段,在较短的时间内,用较少的字数、图片、视音频等多模态手段,完成小型故事的描述或意义的表达,也即新媒体的微叙事范式。

微叙事并非微时代特有的叙事方式,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有关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向凸显社会普通个体的小文本叙事转变。这种以“微”为美的小文本叙事,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总体性,它更关注一些细节的、具体的、多元的主体和事件。随着移动化微时代的到来,与宏大叙事相比较,微叙事的表达方式在网络传播中更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和需求,因此逐渐成为主导型的叙事范式。微叙事天然地带着后现代主义和微时代的基因,拥有与传统叙事截然不同的叙事特性。有研究认为,时间、缺场互动与微叙事文本是在微叙事中获得美感的最核心要素^③。除了由互联网带来的普遍的缺场互动,微叙事还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时空方面具有突出的特征。

第一,微叙事作为适应移动互联网用户碎片化阅读习惯的叙事范式,其叙事内容亦趋向于碎片化、生活化。碎片化传播可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事实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这一层面的碎片化,更多的是指信息来源的多元化、观察视角的多样化、信息文本的零散化和信息要素的不完整。二是意见信息传播的碎片化。这里的碎片化,不仅是指碎片

① 王春枝:《微纪录片:新媒体语境下纪录片的新样态》,《电视研究》2013年第10期。

② 焦道利:《媒介融合背景下微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7期。

③ 潘天波:《微叙事的时间本质与意义建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12期。

化传播的零散性,也是指意见的异质性和分裂性^①。从微博到微信,如今各种冠以“微”字头的新媒体应用或平台,其事实和意见信息传播的内容均有碎片化特点。例如微博受其140字的篇幅限制,人们用片段话语记录生活或是对某事物的看法,甚至不得不将一个完整事件或想法分成多条微博发布。同样,微纪录片在叙事内容的选择上不同于传统纪录片的社会历史主题,而是选取社会生活的微小视角,于细节处反映日常化的主题,因此微纪录片的主题更加单一化和片段化。从这个层面而言,碎片意为对整体内容的拆解。此外,叙事内容的微观化、体量小,也是微叙事区别于宏大叙事的特征,微叙事令叙事对象从传统的群体转向了个人;表现重心也由国家社会转向个体本真^②。相较于传统的宏大叙事,微叙事在叙事内容上叙事选材趋向于平民化、生活化。

第二,叙事结构是叙述者围绕主题,依据叙事意图,按照一定的原则对素材进行选择和组合,使之形成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叙事作品,因此不同的叙事结构能达到不同的叙事效果。在叙事结构上,微叙事具有显著的拼图式叙事特征。现代主义学者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零散化、碎片化、连贯性弱,给人一种拼贴感^③。碎片化的信息虽然是零散、不连贯的,但它们是具有独立意义的小片段、小章节,拼图化正是对这些碎片化信息的整合,完整的信息被打碎成一个个片段,人们只能通过积累、拼接的方式感知事物全貌。在微时代,碎片化和拼图化共存于信息传播的过程之中。“传播的拼图化是指信息的重组与整合,既是指关于一则事件碎片化信息的立体呈现,也是指对于事件立体呈现所进行的信息整合的过程。”^④换言之,新传播语境下产生的碎片化信息,通过相关信息的不断传播与聚合,再次以“拼图”的方式重组结构,完成了对事物原貌的多角度立体呈现。仍以微博为例,因字数的限制,用户无法用大篇幅内容进行表述,但网络传播的超链接性与社交平台的互动性,使用户可以在转发他人观点或添加超链接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观点或者事件进行内容补充,实现内容的拼图式呈现。从这个层面来说,拼图是围绕一个事物或主题对多个碎片的整合。微叙事“可以通过各个碎片的简单变奏后,形成‘微叙事序列’,让受众沉浸其中”^⑤。换句话说,微叙事通过向受众提供精炼快捷的碎片信息而受到青睐,又借助相近的内容、结构为受众编制一个密集的信息网络。

第三,空间和时间是叙事中最基本的经纬组织和结构要素。时间短是微叙事最突出的特点,微叙事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故事的讲述,这使得微叙事脱离了循序渐进娓娓道

① 彭兰:《碎片化社会背景下的碎片化传播及其价值实现》,《今传媒》2011年第10期。

② 王昌凤:《作为叙事问题和问题叙事的“微叙事”》,《科教导刊旬刊》2018年第12期。

③ 陈莉:《碎片化与意识形态批评——詹姆逊后现代文化批评研究》,《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④ 姚慧:《微博中碎片化与拼图化的传播话语特征分析——以朴宝剑广告涉嫌辱华事件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8期。

⑤ 乔新玉:《移动浪潮里的娱乐化表征:微叙事》,《现代视听》2014年第6期。

来的传统叙事模式。微叙事因本身碎片化和拼图式叙事特性而压缩了叙事时空，时间上不连贯、空间上多变动的非线性叙事模式成为微叙事的叙事时空特性。“就时间而言，微叙事的非线性叙事弱化了叙事作品的整体性，将连续的时间点打乱，根据叙事目的将散点的时间整合成具有某种内在连续性的片段。就空间而言，由于时间的限制，微叙事无法承载宏大的空间场面，空间地理的重要性被弱化。”^①

二、微纪录片《光辉岁月》碎片聚合的厦门形象拼图

制作与重大节庆或事件相关的纪录片，是传播和提升城市形象的有效手段。改革开放 40 年，是国家经济、科技、文化快速发展的 40 年，也是城市巨大变迁的 40 年。为献礼致敬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2018 年厦门卫视制作了 30 集大型系列微纪录片《光辉岁月》。该纪录片以厦门为叙述对象，选取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项目、工程、事件、节点、人物，从历史、产业、民生、文化、生态、城市建设等多角度，通过碎片拼图式叙事，对厦门进行多角度的叙述，以诸多具体可感的故事，串起厦门的改革开放历程，展现一个港口城市 40 年的发展轨迹。

本文首先对《光辉岁月》30 集微纪录片的主要叙事内容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出《光辉岁月》共涉及的 6 个主题：两岸关系、城市建设、产业经济、生态文明、民生福利和文化建设，具体分布情况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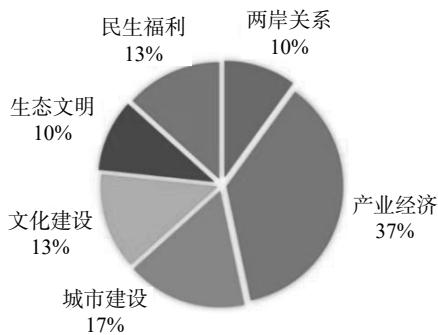


图 1 《光辉岁月》主题分布情况

（一）产业经济中的厦门形象

厦门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其产业经济一直是城市发展的主要着力点。《光辉岁月》为献礼改革开放 40 周年而作，其关注的重点主题即是厦门的产业经济发展，占比内容高达 37%。该系列纪录片选取了 11 个一级叙事碎片，及其包含的二级题材碎片，来完成对该主题的拼图式叙事。一级碎片分别从十一个方面，讲述厦门自改革

^① 曹智、李艳娟：《“微叙事”理论视野下的公益微电影叙事策略研究》，《北方传媒研究》2019 年第 2 期。

开放以来产业经济发展的多个领域及其重要历程，二级碎片则是对一级碎片的详尽阐释，以更具体的题材案例展现产业经济发展的重大成就，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产业经济主题的碎片化分析

序号	一级碎片	二级碎片
1	湖里区发展	经济特区建立、华美烟草等公司落户湖里、湖里文创产业园区
2	厦船重工	厦门造船业历史、厦门造船厂与汪锦星、厦船重工研发成就
3	火炬高新区	火炬高新区建立、戴尔落户厦门、火炬高新区成就
4	软件园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厦门硅谷”、软件园一期建设背景
5	金龙客车	发展脉络、无人驾驶客车的诞生
6	鹭江宾馆	鹭江宾馆及其员工黄志长、福建首家涉外酒店、周边环境
7	伯爵旅拍	创始人许春盛、美资企业科达、摄影技术革新
8	厦门东渡港建设	港口建设背景、建成后概况、智慧港口建设
9	厦门国际银行	习近平主席主导探索建立经济特区金融体系、厦行总部副总裁叶启明、厦行发展与成就
10	“九八”投洽会	投洽会发展与成就、线上投洽会、策划多类型展会开展
11	凌云玉石	凌云玉石大楼、“玉帛之路”的由来、海外寻玉、玉石产品出口

《光辉岁月》中有关该主题的微纪录片，虽然叙述对象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都在强调厦门改革开放后在产业经济上取得的成就。例如《梦起湖里》《火炬之光》《二十芳华》，叙述了改革开放的厦门在引进外资企业，发展科技、软件与信息产业方面所做的探索努力。1981 年厦门经济特区建设工程在湖里破土生长，湖里区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热土，一大批侨资、外资、台资企业入驻湖里。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的起点，湖里区见证了厦门在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在湖里特区稳健发展之后，1990 年 3 个以“火炬”冠名的国家高新区之一的厦门火炬高新区，在湖里开启了厦门高新技术产业的探索发展，以戴尔为代表的一批高新技术企业落户高新区，让火炬高新区成了厦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又如《船台春秋》《未来你好》《临海观澜》，叙述了厦门的造船业、客车工业及旅游业等行业的发展历程。作为一座滨海城市，自明朝中后叶厦门海上贸易发展迅速，其船舶工业逐步兴起，厦门成为中国造船重镇。改革开放和两岸关系的改善，为厦门造船业注入了蓬勃生机，厦门在造船业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成就。除造船业外，厦门客车工业的发展势头也较为引人关注，金龙客车在创办的第五个年头成功上市，成为国内最早上市的客车企业。在工业发展之外，素有“海上之城”之称的厦门，其旅游业也是厦门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板块，鹭江宾馆作为福建首家涉外宾馆，是外商入厦的第一选择。而今厦门美丽的山海及强大的旅游接待能力，使其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旅游城市。再如《大港风云》《金融里的岁月》《开门迎接大海来》，从多个角度展现厦门经济开放的一面：随着港口建设的发展，厦门开通了 140 多条海上航线，成为辐射全球的世界

性大港城市；“九八”投洽会使厦门成为国际经贸合作和会展名城；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开创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通过再现厦门各个行业的发展脉络，微纪录片完整呈现了厦门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取得的经济成果。也呈现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产业发展均衡，不断创新、勇于探索且包容开放的厦门形象。

（二）城市建设中的厦门形象

城市建设是依据城市规划，结合城市发展需求，对城市进行建设改造，为市民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服务城市经济与社会生活。随着经济的发展，厦门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这一主题在该系列纪录片的叙事中占比第二位（17%），其中选取了 5 个一级叙事碎片及其包含的二级题材碎片，来完成对该主题的拼图式叙述，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城市建设主题的碎片化分析

序号	一级碎片	二级碎片
1	海沧区建设	海沧旧貌、海沧台商投资区建立、海沧大桥通车
2	厦禾路改造	厦禾路旧貌、拆迁工程
3	蔡塘商业广场	蔡塘商业广场现状、集体经济模式的成就
4	厦门交通建设	地铁、厦门海堤、跨海工程
5	环东海域新城建设	环东海域综合整治工程、滨海浪漫线、厦门城市框架

《光辉岁月》通过几个代表性的城市建设工程，叙述厦门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城市建设。例如 1989 年，全国最大的台商投资区在厦门海沧镇设立，担负起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的使命，海沧从最初的小渔村到台商投资区再到自由贸易实验区，如今正建设成“国际一流海湾城区”；再如被称为中国建筑史奇迹的厦门海堤的建成，让厦门不再是一座孤岛，而后为了实现厦门跨岛发展的需求，厦门大桥、集美大桥、杏林大桥、海沧大桥及翔安隧道逐步建成。在这过程中，厦门攻克了一道又一道的世界级难题，也打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瞩目的世界级工程，最终形成了厦门四座大桥一条隧道的跨海发展格局。在这些重大的城市规划建设中，厦门逐步呈现出现代性国际化的都市形象。

（三）文化建设中的厦门形象

如果产业经济与规划建设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那么文化便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动力，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能够促进城市的长足进步。该系列纪录片选取了 4 个一级叙事碎片及其包含的二级题材碎片，来完成对该主题的拼图式叙述，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文化建设主题的碎片化分析

序号	一级碎片	二级碎片
1	工人文化宫	运营情况、宣传队的文艺创作、变革与成就
2	鼓浪屿万国建筑	八卦楼的修复、万国建筑的修复
3	音乐	厦门南音、交响乐
4	国际马拉松	环岛路与马拉松赛、马拉松冠军黄力生

厦门作为中国东南部的大厦之门，其地域文化不仅来源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亦吸收融合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从而塑造了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城市形象。《光辉岁月》选取了文艺、建筑、音乐、运动等代表性的文化碎片，拼图式展现厦门的城市文化建设与成就。如工人文化宫见证了一代代厦门人的文化生活；中国现存最悠久的古乐南音逐步从厦门走向世界；鼓浪屿作为融合多国建筑文化的国际社区，对万国建筑的保护即是保护历史文脉；厦门国际马拉松带动了厦门人的健康生活，也是厦门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

（四）生态文明中的厦门形象

这里的“生态文明”由两部分组成，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和城市文明风气，体现了厦门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时的生态理念。该系列纪录片选取了3个一级叙事碎片及其包含的二级题材碎片，来完成对该主题的拼图式叙述，具体如表4所示。

表 4 生态文明主题的碎片化分析

序号	一级碎片	二级碎片
1	海上环卫队	厦门海上环卫站成立、海上环卫员黄腾的工作、徒弟欧祺达的海上垃圾清理
2	汪添法的绿色追求	老人在文山践行的生态模式、老人潜心研发“微生物有机肥”
3	陈加兴与厦门志愿者	陈加兴的童年、陈加兴自愿进村理发活动、厦门响应国家的志愿者服务行动、陈加兴在儿童院的志愿者活动、陈加兴一家对志愿者活动的传承、厦门的志愿者队伍

《光辉岁月》中，选取海上环卫及提前退休投身于环境保护的同安县委副书记汪添法，来讲述厦门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因海而生，凭海而兴，守护大海是厦门发展的同时必须肩负起来的使命。在进入21世纪以前，厦门的护海意识已经觉醒，1997年厦门建成了海上环卫队。在岗位上坚守了18年的海上环卫员黄腾日复一日对海上垃圾的清理，是厦门对海上生态保护的守护与坚持；他徒弟欧祺达是一名90后青年，在他的教导下在海上环卫员的岗位上一待数年，这是厦门护海意识的延续。汪添法老人，原同安县委副书记，退休后投身于自己的绿色生态梦，在同安的文山山头打造了一条绿色生态链，他研发的“微生物有机肥”在全国推广，老人的绿色梦是厦门对绿色的执着。而陈加兴老爷子，一名四处流浪的孩童被善良的厦门人收养，因获得了善意，他后来成了一名志愿者，即便

腿脚不便，他依然行走于厦门的村落为人义剪。1993 年厦门开启了志愿者服务，以陈加兴老爷子为代表的厦门志愿者团队的不断壮大，让厦门成为一个有爱、有力量的城市。

（五）民生福利主题中的厦门

人是城市的主体，民生是城市中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它涉及衣、食、住、行、教育、就业、就医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该系列纪录片选取了 4 个一级叙事碎片及其包含的二级题材碎片，来完成对该主题的拼图式叙述，具体如表 5 所示。

表 5 民生福利主题的碎片化分析

序号	一级碎片	二级碎片
1	厦商亿香肉类联合加工厂	肉联厂的成立背景与日常工作、厦商集团成立、食品安全追溯信息化系统、厦商与金砖
2	镇海社区治理	旧镇海社区的问题、社工苏江圳及他的日常工作、苏江圳创建的社区治理模式
3	厦门公共交通的演变	2 路公交驾驶员林晓蕾与微笑服务、公交文明建设、公交网络体系
4	保障性住房	厦门率先形成保障性住房体系、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

《光辉岁月》主要围绕厦门的食、住、行进行了民生叙事。亿香肉联厂的成立与发展，见证了厦门对市民食品安全的重视，也体现了厦门人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镇海社区治理代表了厦门城市治理的创新力；公交驾驶员的微笑服务是厦门公交文明建设的缩影，公交网络的不断拓展是市民出行的保证；首创“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概念，是厦门在安居工程上的创新。这些都建构了一个不断为民谋福利的厦门民生治理形象。

（六）两岸关系中的厦门形象

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是两岸交流的重要桥梁，在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愿景中有无可替代的区位优势，因此，两岸关系演变历来是厦门城市形象建构的重要部分。在《光辉岁月》中，两岸关系主题占全部内容的 10%。对于两岸关系演变给厦门带来的影响，该系列纪录片选取了 3 个一级叙事碎片，及其包含的二级题材碎片，来完成对该主题的拼图式叙事，具体如表 6 所示。

表 6 两岸关系主题的碎片化分析

序号	一级碎片	二级碎片
1	两岸通航	厦港通航、《告台湾同胞书》、厦台通航、厦门现有海上航线
2	何厝	“八二三炮战”、英雄小八路、20 名女性返金寻亲、何厝滨海建筑群

3	台胞郭景隆在厦生活	医生郭景隆留厦生活、惠台政策、郭妈妈来厦
---	-----------	----------------------

首先,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大陆与台湾历经了长达30年的对峙局面,此时厦门成为两岸对峙的前沿。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成为厦门对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东南海域海上军事封锁线撤销,鼓浪屿号邮轮从厦门起航,穿越台湾海峡前往香港;2001年,鼓浪屿号邮轮完成了厦金通航之旅,中断了52年的两岸航线恢复。如今通达全球的140多条海上航线,使厦门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城市。其次,厦门何厝与台湾金门岛在地理上咫尺相望,何厝成为两岸对峙历史的直接见证者,以何厝村为代表的厦门因战争而伤痕累累,贫穷而且封闭。随着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厦门从两岸对峙的前沿变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何厝建起一栋栋现代化建筑,厦门亦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会议和商务中心。再次,早在明清时期的厦台就有着同根同源的移民关系史,如《台湾府志》所载:“台郡与厦门如鸟之两翼,土属谓厦即台,台即厦。”^①两岸对峙使厦台往来中断数十年,两岸关系改善后,厦门颁布多条惠台政策,让更多台胞选择从台湾到厦门工作生活,牙科医生郭景隆一家定居厦门,正是两岸融合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厦门在两岸融合中的重要地位。简言之,两岸关系主题内容选取的这些碎片,通过拼合而串联起厦门在两岸关系历史中的身份演变路径,也展现出厦门正逐步升级为一个面向台湾、面向世界发展的开放性港口城市。

综上六个方面,就当下微时代的微叙事而言,《光辉岁月》的碎片化拼图式叙事对城市形象的建构传播无疑是有益的。它通过多个微观视角,将厦门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宏大内容拆解为一个个微型故事,观者既可以在碎片化的时间内观看,了解厦门城市某个小侧面,又可以通过多个故事的信息整合,体认厦门城市的完整形象。

三、《光辉岁月》的微叙事特征

(一) 聚焦个体的叙事内容

罗兰·巴特认为,人物是叙事的一个必要部分,世界上任何一部叙事作品都离不开人物^②。微纪录片作为一种叙事性作品,人物同样有其必要的构成元素。受微型时长和篇幅的影响,微纪录片难以充分再现某一个群体,而擅长以个体为叙事对象,聚焦于更加具体而微的人事。上文在对纪录片的主题进行梳理分析时发现,《光辉岁月》中聚焦的对象多为个人而非群体,它对主题的阐释也是从个体故事出发,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亲身参与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厦门的发展。如《行走的理发师》的主题是厦门的志愿服务工

① 何大汉:《首航封见证海峡两岸交流》,《集邮博览》2014年第7期。

②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2页。

作,片中并没有选择像红十字会或蓝天救援队这种志愿者群体去完成主题叙事,而是从志愿者中选择了陈加兴老爷子这个个体,以他的故事为线索,对厦门志愿者服务工作的兴起、发展和壮大展开叙述。纪录片作为影像资料,承载着保存社会记忆的使命,《光辉岁月》通过聚焦于个体的内容叙事,来唤起集体记忆,建构集体故事。

与此相关的是,微纪录片聚焦个体人物的小文本、小体量叙事,并不意味着它的叙事深度趋向浅薄,与传统纪录片针对历史时代的宏大叙事不同,它的叙事方式更多是对个体人物进行以小见大、由点及面的纵深发掘。《光辉岁月》不将叙事对象置于国家、民族或人类等宏大的主题下,而是以更为平民化、生活化的视角呈现各种有趣而平凡的小故事,进而完成对厦门故事的讲述。如《海上美容师》聚焦于海上环卫站工龄最长的员工黄腾,以及他的徒弟欧祺达,作为厦门海上环卫站工人的代表和缩影,纪录片通过记录他们日常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来纵深发掘海上保洁工作的辛劳,以及环卫工人对海上环保的坚持。这种将叙事对象聚焦于普通个体的手法,打破了传统纪录片宏伟高大的形象模式,片中人物就是现实生活中的邻家人,更容易引起社会大众的心理共鸣。

(二) 碎片拼图的叙事结构

传统的纪录片在叙事结构上大多采用中心串连式或板块组合结构。微纪录片由于微时长的特性,注定无法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将人事的历史脉络做详细的再现,它更多是呈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碎片式片段,于是它便采用了微叙事的典型叙事结构——拼图式叙事。

《光辉岁月》的拼图式叙事表现出两个层面的碎片化和拼图化,也是对城市形象的多层次、多元化建构。一方面,在单集微纪录片中,选取事件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性的某些片段,以这些非连贯的片段组合来完成主题叙事。例如《彼岸的凝望》围绕何厝村从两岸对峙的前沿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通过四个片段的组合完成了这一变化的再现:第一,1958年在厦门与金门之间爆发的大规模炮战;第二,20名从金门抱养到何厝的女孩在停战后回金门寻亲;第三,何厝村现代化的建筑;第四,当年的小八路走进英雄小八路历史纪念馆,为学生讲述何厝历史。这些片段均是历史进程中相互独立的故事,但在片中通过何厝身份转变这一条隐含叙事主题的勾连,将这些片段拼成一幅完整的城市变迁图。

另一方面,就系列微纪录片而言,通过多个篇章的内容拼图,完成了对同一主题的立体化叙述。如果说单个篇章的微叙事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那么多个篇章的拼图叙事则是某种程度上对宏大叙事的回归。如《光辉岁月》的前三集,都涉及一个共同主题——两岸关系。第一集《踏浪归来》通过讲述厦门海域从全面封禁到厦台海上航线开通,再现两岸关系的演变;第二集《彼岸的凝望》中,隔岸相望无法相见的两岸人民,在战争结束后得以团聚。通过历史见证者小八路对两岸和平统一的期盼,传递两岸同胞对国家统一的愿景;第三集《归来》讲述与福州女孩结婚定居厦门的台湾人郭景隆,这个两岸共同组建的家庭正是两岸同胞融合的缩影。这三个篇章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两岸关系变化

给厦门带来的影响，也树立起厦门在沟通两岸中的重要地位和城市形象。

（三）弱化情节的快叙事节奏

微纪录片要在短时间内叙述人物故事，需要直接进入叙事主题并快速推进。《光辉岁月》多采取开门见山式的叙述方式，开篇直接点明叙述对象。如《梦之城》在开篇就讲述了环东海域新城的规划布局，以此来说明新城将作为厦门规划的一座环湾大城而崛起。而且接下来对环东海域新城发展的描述，并未采用传统叙事起承转合的线性模式，而是采用碎片化的非线性叙事模式：先是讲述了新城建设规划的布局，然后是新城建设的开始，接着是新城已有的产业规模与发展潜能，最后是新城建设的原因——实现厦门的跨岛发展。在这样快节奏、非线性的叙事中，故事情节被弱化，故事的编织不再是情节化而是细节化的。

四、解读神话：碎片化符号对厦门形象的拼图式建构

《光辉岁月》将厦门定位为“现代化国际性港口风景旅游城市”，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厦门城市形象。城市形象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复杂的集合体，它由多个子形象系统构成。按照城市细分理论，城市形象由外及里包含三个层次：物质层、管理层和思想层。物质层是第一层次印象，也是最直观可感的一层；管理层及思想层分别是城市形象的第二、三层^①。具体见表7。

表7 城市形象层次划分

	物质层		管理层	思想层
城市形象类别	景观形象	经济形象	政府形象	文化形象
内容	自然景观、房屋建筑布局、基础设施	商业及产业发展状况	公共事务、管理体制	市民素质、社会风气

（一）作为符号系统的《光辉岁月》

索绪尔将语言符号分为能指和所指^②。在此基础上，罗兰·巴特提出了二级符号系统：神话。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并非先天固定，而是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约定俗成，因此能指指代的意义（所指）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正是因为这种可变性，罗兰·巴特在其二级意指符号系统中，能指与所指并不是事物对应的音响形象和概念，而是二者结合走向一个更深的层次——能指转化，使符号从语言以外的社会文化中获得深层意义^③，如图2所示。

① 梅保华：《关于城市形象问题的思考》，《城市问题》2002年第5期。

② 参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③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页。



图2 “神话”二级符号模式图

“神话”二级符号模式包含两层能指与所指。图2中的1、2、3是索绪尔语言学层面的符号体系，这构成符号的一级系统。巴特认为这一级是符号的外延意义，a、b、c则是神话的二级系统，第一级系统中的符号作为能指进入二级系统，与二级系统的所指构成新的符号，巴特称之为“意指”。意指产生符号的内涵意义，神话即是在意指过程中产生。

微纪录片本质上也是一种影像叙事文本，通过语言符号（同期声、解说词、字幕）和非语言符号（画面、音乐、色彩等）的编码来完成叙事，这些符号是生产意义、塑造形象的重要载体。《光辉岁月》作为一部主旨鲜明的微纪录片，即在上述主题叙事之下，以诸多代表性的厦门符号形成一个符号系统，全面建构厦门的城市形象，具体见表8。由此，本文即以“神话”理论来分析该纪录片对厦门城市形象各子系统的再现。

表8 《光辉岁月》中的城市符号系统

呈现符号	呈现方式
景观符号	大海、海上航行的邮轮、鼓浪屿、建筑（包含大厦和住宅）、跨海大桥、公路（包含环岛路）、码头、城市绿化、鹭江宾馆、沙滩、公园、渔船、日出
经济符号	现代化生产线、中山路、国际会议中心、火炬高新区、软件园、阿波龙、美图、美亚柏科、美柚、4399、戴尔、柯达、鹭江宾馆、铂爵旅拍、厦门国际银行、金龙客车、凌云玉石、“礼诺·目标”号
政府符号	台胞政策、在厦台胞、公务员、社会保障性住房

（二）厦门“神话”的编织

1. 厦门的景观形象

景观符号是城市形象的影像宣传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大众对于城市形象感知最直观的部分。视觉景观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组成。前者指自然景象，如山川河流、气候、野生动植物等；后者包含办公大楼、居民住宅等建筑，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在《光辉岁月》中，大海、鼓浪屿、海上航行的邮轮、环岛路以及建筑是其最为着力刻画的符号元素。这些符号不仅是片头的主要内容，且在片中多次出现。首先，在以

大海为主体的符号系统中,大海首先是厦门的特色自然景象,其深层所指是它代表的海洋文化,最后编织的“神话”就是海纳百川的城市气象,它造就了厦门的博大胸怀与宽广眼界,一座包容且充满潜能的城市。在以鼓浪屿为主体的符号系统中,鼓浪屿首先是一座融合闽南传统建筑与南洋欧美建筑的小岛,其深层所指是它展现的多元文化融合,最后编织的“神话”,厦门是一座拥有独特文化底蕴的绿色之城。在以海上航行的邮轮为主体的符号系统中,邮轮首先是这座滨海城市的交通工具,其深层所指是它带着厦门扬帆起航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最后编织的“神话”,厦门是一座拥有远大志向、乘风破浪的开放型城市。其次,作为厦门景观符号中较为突出的符号群,上述这些符号的整体组合,又完成了厦门这座“海上生态之城”的终极神话编织。

2. 厦门的经济形象

经济形象反映的是一个城市在经济发展上的总体表现,是对城市各经济体的生存状况、发展水平及开放程度的综合评价。

《光辉岁月》对厦门经济形象的再现更为细致具体。火炬高新区和软件园的全貌呈现,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两个象征符号,其内部又呈现出多个子符号系统:自动化生产线、美图、美柚、4399、美亚柏科等。这些子符号系统不仅呈现了厦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成就,而且在神话的意义上,意味着厦门是一座注重多元产业发展,充满无限潜能的城市。

戴尔、柯达作为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早期落户厦门,在这套符号系统中,它们不仅是厦门引进外资的代表,而且在社会文化的意义上象征着厦门发展与国际的接轨,厦门是一座开放发展的城市。诸如“九八”投洽会、无人汽车“阿波龙”、码头、“礼诺·目标”号轮船、中山路等子符号系统以同样的机制发挥着神话的意义功能,现场也编织着相似的神话,象征着厦门是一座充满商机与变化的城市,一座具有经济活力、欣欣向荣的城市。

3. 厦门的政府形象

政府形象包括政府公务人员、政策和公共职能等形象的总和,主要从城市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中得以体现。

首先,在厦安居的台胞、公务人员、民生工程是《光辉岁月》塑造厦门市政府形象所选取的子符号系统。在以在厦生活的台胞为主体的符号系统中,其第一层所指是台胞选择在厦生活,其深层意指则是,厦门政府通过制定惠台政策,让台胞对厦门有归属感,愿意留在厦门生活,这最终塑造了一个包容开放的厦门政府形象。其次,以社会性保障住房为代表的一批民生工程,又从另一个角度塑造厦门政府形象。在这套子符号系统中,保障性住房直接指向了厦门政府建设的民生工程,其背后的深层意指是,厦门政府能够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办民所需,其内涵意味着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服务型政府形象。再次,在第16集《金色梦想》中,以社区党委书记苏江圳在改造老旧社区的工作为

一套子符号系统,其中苏书记拿着笔记本认真记录社区的问题,组建群众自治管理小组,这些指向了苏江圳主动发现社区问题,积极努力解决问题这一直接所指,其深层意指是,苏江圳作为厦门市公务员的一名基层代表,能够在工作中下到基层贴近实际,依靠群众力量管理社区,赋权于民促民自治,这是一个务实肯干的厦门政府形象,一个扎根基层的民主型政府形象。

4. 厦门的文化形象

城市居民是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其市民的言行举止、生活内容等综合素质直接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明程度,是城市风貌和精神底蕴得以形成的基础,因此也是建构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元素。

人作为城市的主体,城市发生的所有事件与变化都由一个个人串联着。在《光辉岁月》中再现了工作和生活于厦门城市各个角落的各色人等:追求健康生活的马拉松爱好者黄力生、数年奔波于海上垃圾清理的海上环卫员黄腾、执着于绿色生态的汪添法老人、数十年奔走于城乡的理发师陈加兴等等。这些人物在纪录片中在横向侧面上构成了一套子符号系统,在一级所指中,他们是厦门市民中的一员,在二级所指中,他们对工作、生活、梦想的坚持象征着厦门人有毅力、有热情、爱拼才会赢的群体性格,从而塑造了一个有爱心、有力量、有魅力的厦门文化形象。

另外,在《光辉岁月》中,公共交通文明也是厦门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早在20世纪90年代,厦门就率先形成了公交车“让座之风”,并对全国的公交文明产生了影响。而后厦门又逐步形成了小黄帽交通志愿者、斑马线礼让、微笑公交等交通文明。在这套以交通文明为主体的子符号系统中,文明出行是厦门人的一种生活理念,其深层意指反映了厦门人的谦逊有礼,这也塑造了一座有文化品格的厦门城市形象。

综上四个方面,对于城市形象的建构,不管是作为整体的城市形象,还是整体下的各个形象子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意义生产过程。一座城市在历经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上千年的发展沉淀之后,会形成自身的独特韵味。在城市传播中,面对新媒体塑造的微时代、微传播、微叙事,城市形象与传播在传统方式之外又有了一种新的路径,此时微纪录片成为承载城市记忆、塑造城市形象、传播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光辉岁月》中,包含着一个画面、一个人物,抑或一个小事件,而作为城市形象的意义符号,这些一个个的碎片化符号通过拼图式整合,以不同层次的符号系统及其神话机制,建构起多元系统的厦门城市形象。

五、微纪录片构建城市形象的反思

在微时代,人们花费在新媒体上的时间严重“碎片化”^①。微纪录片体量小、主题单一

^① 喻国明:《解读新媒体的几个关键词》,《广告大观媒介版》2006年第5期。

明确、表达个人化、视角微观等碎片化特征,为城市形象在新的媒介环境和叙事范式下提供了多重传播优势。首先,微纪录片的微型结构叙事,高度契合了当下社会“碎片化”阅读的需求,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无远弗届和即时性,将城市形象传播变成一种移动化传播、情景化传播、日常化传播,从而有效扩大传播效果。其次,微纪录片的微型内容叙事,以日常生活的真实内容为基础,片中选择的人物、景观和故事,对城市大众而言是熟悉的,将城市形象传播转变为一种个体叙事、生活叙事、写实叙事,通过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有效提升传播效果。最后,微纪录片的微型互动叙事,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再生产性,可以点播、回放和评论,这以网络社交的方式拉近大众与城市的情感距离,激发大众对城市的意见评论和情感表达,这将城市形象传播转为一种二次生产、二次叙事、裂变传播,通过全民参与和全民生产有效深化传播效果。

然而,微纪录片在为城市形象建构带来积极意义的同时,其所存在的不足亦不可忽视。首先,微纪录片的微型结构叙事造成故事情节弱化,受众注意力易分散。情节是故事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基本结构,它包含着线索铺设、悬念设置、矛盾冲突和细节描写等方面。微纪录片的碎片拼图式叙事,使它的故事情节性弱化,虽然微纪录片单集时长较短,但缺乏情节点,难以塑造一种沉浸式视听阅读的氛围,观者在视听过程中易被打断。其次,微纪录片的网络传播模式容易导致内容关注的失焦。网络传播的最大特性便是信息的海量化及其即时性更新,观者在短时间内看完即走,难以形成持续关注的传播效应。因此,对于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而言,传统纪录片和微纪录片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相互替代,而是各有优势,互相弥补,就纪录片与城市传播而言,如何合理配置传统和新媒体资源,充分发挥各自的内容与传播优势,尤其是新型的微叙事范式,促进城市形象的全面建构和长远传播,是未来该领域的一个研究方向。